

尙論張仲景傷寒論合論四時并各症小兒後四卷之二

西昌喻昌嘉言甫著

尙論四時

冬

天干始於甲地支始於子故尙論四時以冬爲首凡春夏秋三時之病皆始於冬故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法天之閉藏與民休息俾無天扎也然而高人跼雪空山而內藏愈固漁父垂釣寒江而外邪不侵以藏精爲禦寒乃稱真禦寒矣內經謂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諄諄垂誠後世紅爐煖閣醉而入房反使孔竅盡開內藏發露以致外寒乘間竊入所以傷寒一症最凶最多仲景于春夏秋冬三時之

溫熱病悉以傷寒統之者蓋以此也吾人一日之勞設不得
夜寢則來日必加困頓農夫一歲之勞設不爲冬藏則來年
必至缺乏況乎萬物以春夏秋爲晝以冬爲夜至冬而歸根
伏氣莫不皆然豈以人爲萬物之靈顧可貿貿耶特首挈之
且以動良士之瞿瞿也

瞿音厥

春

天地之大德曰生德流化溥而人物生焉者也春秋首揭春
王正月雖重王道而天德人理統括無餘春於時爲仁仁者
人之心也故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心上先有一段
太和之意然後與和風甘雨麗曰芳時百昌庶類同其欣賞
一切乖戾之氣不驅自遠更何病之有哉乃縱肆輩曰飲食

于天地之陽和而不禁其暴戾恣睢之習此其心先與凶惡
爲伍凡八風之邪四時之毒咸得中之及至病極無奈乃始
忍性以冀全生終屬勉強而非自然如石壓草逢春卽芽如
木藏火逢鑽卽出惟廓然委順嗒然喪我病魔潛消而精氣
漸長猶爲近之故法天地之生以養生者爲知道也○風者
善行易入之物爲百病之長大率風之傷人先從皮毛而入
以次傳入筋骨臟腑內虛之人與外風相召如空谷之應响
大塊之噫氣未動而已先覺若星搖燈閃可預徵者故體虛
之人避風如避箭石偶不及避當睜弩以捍其外熱湯以漑
其內使皮毛間津津潤透則風邪隨感卽出不爲害矣然外
雖避風而內食引風之物而招致尤爲不淺善治風者必權

衡于風入之淺深逐節推引而出然亦須兼治痰痰不堵塞竅隧則風易出也至于痰熱積盛有自内生風之候則與外感之風迥隔天淵若以外感法治之如羌防之屬則內愈虛風愈熾每至不起與內傷病以外感藥治其誤同也

夏

熱者天時之氣也暑者日之毒也濕者地之氣也夏月天時本熱加以地濕上騰是以庶類莫不繁茂然而三氣相合感病之人爲獨多百計避之不免亦惟有藏精一法可恃耳昌謂夏月藏精則熱邪不能侵與冬月之藏精而寒邪不能入者無異也故春夏秋三時之病皆起於冬而秋冬二時之病皆起於夏夏月獨宿兢兢隄防金水二臟允爲保身之儀式

矣每見貴介髫齡之子夏月出帷納涼暗中多開慾竇以致
熱邪乘之傷風咳嗽漸成虛怯疳瘦等病者甚多有賢父兄
者自宜防之於早矣

人之居卑隩觸山嵐冒雨暘著汗衣卧水簟飲凉水食瓜果
受內鬱皆能使濕土受傷若以秋瘧但爲受暑遺却太陰濕
土受傷一半至冬月咳嗽反以爲受於濕而以燥治之不爲
千古一大誤耶夏月汗多眞陽易散津少眞陰易消爲內傷
諸病之始

秋

金繼長夏濕土而生其氣清肅天香徧野地寶垂成月華露
湛星潤淵澄酷熱之後得此高秋薦爽與嚴寒之後而得陽

春敷和同爲一歲不可多得之曰益金性剛金令嚴繁茂轉而爲蕭疎矣燠熱轉而爲清冷矣以故爲時未幾而木萎草枯水落石出時愈冷則愈燥以火令退氣已久金無所畏而得以自爲也故燥金之令不可傷傷之則水竭液乾筋急爪枯肝木暗摧去生滋遠故凡肝病之人宜無擾無伐以聽風木之歸藏木氣歸藏燥金卽能萎其枝葉而不能傷其根本及秋金纔生冬水早已庇本之根以故木至春而復榮者榮於冬月之胎養也夫生中有殺殺中有生亦自然而然之理人在氣交之中能隨天地自然之運而爲節宣則不但無病而且難老豈舍此而更有延年之術哉若夫燥金自受之邪爲病最大以夏火之尅秋金爲賊邪故暑熱濕之令金獨傷

之暑熱濕之病金獨受之古人於夏月早已淡泊滋味惡其濕熱傷肺且不欲以濁滯礙清道也然形寒飲冷尤爲傷肺雖夏月之乘涼亦不可過況入秋已深尙啖生冷冒風露而無忌寧不致肺之病耶故夏三月所受之熱至秋欲其散不欲其收若以時令之收兼收其熱則金不生水而轉增燥安得不爲筋脈短勁濁渴枯損之導爲冬月咳嗽之根耶

論治病必本於四時

飡泄病旣謂春傷於風夏生飡泄矣又曰長夏兼病洞泄寒中又曰逆秋氣者冬必飡泄其言錯出無定人不易會不知病名雖同而其因風因濕因寒則各不相同故治病不本於四時無能治也

春傷於風夏生飡泄解

春傷於風夏生飡泄從來解說不明昌謂風邪傷人必入空竅惟腸胃爲最所飡之食由胃入腸胃空而風居以頃糟傳去腸空而風亦居之風既居於腸胃則其導引之機如順風揚帆不俟脾之運化食入卽出以故飡已卽泄也不知者以爲脾虛完穀不化用長夏洞泄寒中及冬月飡泄之法反以補脾剛燥之藥助風性之勁有泄無已每至束手無策倘知從春令治之仍以桂枝領風從解肌而出一二劑可愈也識此意者雖三時之傷於風者亦可會而通之

夏傷於暑長夏傷於濕秋必痃瘧解

自二月以至七月地氣動則濕用事自八月以至正月地氣

靜則燥用事所以春夏多病瘧者可知傷熱傷暑未有不傷濕者也秋冬多有咳嗽者傷風傷寒未有不兼傷燥者也

秋傷於燥冬生咳嗽解

秋月之金生冬月之水然金必寒始能生水水必冷始不爲痰故冬月之咳嗽必出於秋令之燥也然而夏月化土之氣不先傷於肺則秋月何燥之有昌故謂秋冬二時之病皆始於夏夏月藏精則熱邪不能入也夫池沼之間暑且不到豈有內藏之泓然真水而暑熱之邪得傷其肺者哉故火邪不能燦金而金始冷也金寒則氣清而不上逆水冷則質清而不成痰更何咳嗽之有哉

論內經四時主病之脫誤

內經云春傷於風夏生飡泄夏傷於暑秋必痲痺秋傷於濕冬生咳嗽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冬二季風寒之病可無疑矣其夏傷於暑秋必痲痺一語釋云暑汗不出至秋涼氣相薄而爲寒熱往來之痲蓋以經文原有當暑汗不出者秋風成痲之說故引之而爲註不知於理欠通也夫夏月之暑合於長夏之濕始爲秋時之痲所以痲症名曰脾寒由傷於長夏濕土爲多若謂專屬傷暑則人之深居靜攝未嘗傷暑秋亦病痲者又謂何所傷耶至秋傷於濕冬生咳嗽一語釋云秋傷於濕濕蒸爲熱熱者火也至冬寒與熱搏當爲咳嗽之症則牽強不通之極矣夫濕無定體者也春夏曰風熱之濕秋冬曰涼寒之濕惟夏月之暑熱濕三氣相合始可名之爲

熱豈有至秋之涼而反蒸爲熱之理況夫濕者水類所以水流濕也燥者火類所以火就燥也指燥爲濕是指火爲水矣顛倒不已甚乎今爲正經文之脫簡增入一語曰春傷於風夏生飡泄夏傷於暑長夏傷於濕秋必痃瘡秋傷於燥冬必咳嗽則六氣配四時之旨燦然中天矣加長夏之濕而秋病之源始清易秋月爲燥而諸家指爲熱火之訓亦不謬請再以素問之旨明之素問云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時金木水土火之五行以生長化收藏而寒暑濕燥風火之六氣從茲而生焉蓋春屬風木主生夏屬熱火主長長夏屬濕土主化秋屬燥金主收冬屬寒水主藏可見造物全賴濕土生化之一氣而木火金水始得相生於不息雖土無正位四季之中各

分旺一十八日然無長夏十八日之土則相生之機息矣故
長夏之土爲生秋金之正土春秋冬之分隸者不得與之較
量也此義旣明則秋月燥金主收之義始明而冬月之咳嗽
爲傷秋金之燥不爲傷秋之濕也亦自明矣再觀素問云逆
春氣則傷肝木不能生長夏時之心火至夏有寒變之病逆夏
氣則傷心火心火不能生長夏之脾土脾土不能生秋時之
肺金至秋有痰瘧之病逆秋氣則傷肺金肺金不能生冬時
之腎水至冬有飧泄之病逆冬氣則傷腎水腎水不能生春
時之肝木至春有痿厥之病是則三時之病當更互言之而
秋之病瘧未嘗更也其必以心火脾土並言則長夏之傷於
濕誠爲經文當日必有之言而非昌之臆說也明矣

論春秋冬各主一氣夏月兼主三氣之理原爲天地自然之運

內經云彼春之溫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明乎溫熱涼寒循序漸進自然而然者乃天運之常也後之俗子輒以風寒暑濕分隸四時此緣經文脫誤秋傷於燥一段傳習至今而不察耳曷不曰風寒暑燥猶爲近耶蓋濕土無定位寄旺於四季各一十八日風寒暑燥之內不言濕而濕自在也然亦但倣洛書五數居中縱橫各得之理以立言若論天時自然之運如環無端豈有甫終一運重轉土運十八日五運而爲入轉者乎此其道惟以六氣之配而始明蓋三百六十日五分之各得七十二日則爲五運六分之各得六十日則

爲六氣自小雪至大寒六十日屬太陽寒水之氣自大寒至春分六十日屬厥陰風木之氣自春分至小滿六十日屬少陰君火之氣自小滿至大暑六十日屬少陽相火之氣自大暑至秋分六十日屬太陰濕土之氣自秋分至小雪六十日屬陽明燥金之氣此則水木火土金相生不息之義也可見大寒後十八日之土卽從太陽寒水之氣爲用故能生厥陰之風木而春季穀雨後十八日之土早已屬少陰君火之所生而不從木風爲同類又加仲夏少陽相火重生其土至長夏大暑後其土之盛爲始極而爲生金之正土矣未立夏之前氣已從火旣立秋之後氣上從土火土之氣共管一百八十日分歲之半昌所謂夏月三氣相合與冬春秋之各主一

氣迥乎不同者正以天時自然之運而知之也豈故爲牽強其說以欺人哉但君相二火之分卽與濕土合司其化所以夏月暑熱中有濕濕中有暑熱自春分至秋分有極濕之時有極熱之時又有濕熱交蒸之時雖云長夏建未之月濕土主事其實已行半年之久矣夫春分後土膏地溽濕行半年不謂之濕直至秋後土乾地燥反謂之濕昔賢以訛傳訛其因仍苟簡爲不少矣可無論歟

熱濕暑三氣同於夏月見之直所謂同氣相求也蓋熱而益之以暑則熱爲甚酷燥石流金亦云熯矣然但爲乾熱已也得陰涼尙可避之若加以濕而與炎威相會盡大地爲蒸籠礎礫流膏蟣虱悉出衣表無可避也必俟金風動而暑始退

惟風動勝濕故也三氣相兼之義益可見矣夏日較他時獨
永而南方離明之位天星獨密造化活法之妙非圓機之聖
人曷足以知之

論逆四時之病爲自取其殃

四序之中當溫而溫當熱而熱當涼而涼當寒而寒以生以
長以化以收以藏四時極正之氣民物原無疴疹乃有違天
而召戾不可救藥者甚多內經云逆冬氣則傷腎奉生者少
逆春氣則傷肝奉長者少逆夏氣則傷心奉收者少逆秋氣
則傷肺奉藏者少其逆四季土旺之氣則傷脾奉化者少言
外自寓造物不與人忤而人自逆之也逆之之情久而愈錮
如暴戾忿恨之人始焉但覺肝氣有餘終歲擾亂一旦不足

則疰羸無似更有何氣可奉他藏耶所謂違天者不祥人不可以不知也四序之中有與病相隣者善保生者宜默杜其機如春氣在頭頭間之氣倍旺於他部氣旺則血充血充則易至於溢出故春病善𦦳𦦳其所損也多矣內經云上者下之誠知春氣之在頭也每日引而歸諸丹田氣海之內且氣機雖發揚而吾心不可無蕭瑟之應否則微用苦降之藥以通其氣凡此皆所謂默杜其機者也若俟𦦳𦦳淋漓尙不知其所來則無具甚矣

𦦳音求鼻間窒塞也𦦳音忸鼻間出血也

論四時制勝之道

素問云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瀉可見凡人感受四時偏勝之氣而成病者原各不同感風